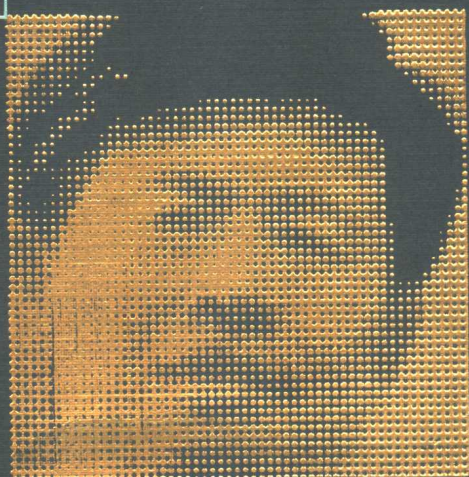


良
漫
的
喪
失



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
获奖作家丛书

肖复兴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浪
漫
的
喪
失

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
获奖作家丛书

肖
复
兴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浪漫的丧失 / 肖复兴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4

(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获奖作家丛书 / 红孩主编)

ISBN 7-5059-4495-9

I.浪… II.肖…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2081 号

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获奖作家丛书

| | |
|------|-----------------------------|
| 书 名 | 浪漫的丧失 |
| 主 编 | 红 孩 |
| 作 者 | 肖复兴 |
| 出 版 | 中国文联出版社 |
| 发 行 |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
| 地 址 |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丛书策划 | 戴 东 |
| 责任编辑 | 戴 东 张红梅 |
| 责任校对 | 赵泽京 王小芸 |
| 责任印制 | 戴 东 |
| 印 刷 |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人民印刷分公司 |
| 开 本 | 880 × 1230 1/32 |
| 字 数 | 168 千字 |
| 印 张 | 7.875 |
| 插 页 | 2 页 |
| 版 次 | 2004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7-5059-4495-9/I · 3505 |
| 定 价 | 17.00 元 |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总 序

红 孩

现在,我又要说一些关于散文的话。望着空阔的写字板,我实在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说起。十几分钟前,一个散文家很感慨地对我说,散文越写越难写;一个小时前,一个小说编辑对我说,散文比之小说、诗歌、报告文学,是当下最不忍卒读的文体;一天前,一个普通读者对我说,目前的散文越写距离现实越远,有的还挺压抑、灰暗,让人看不到光明、希望。一个月前……

一年前的今天,中国散文学会首届“冰心散文奖”在苏州吴江市同里镇揭晓。作为这次活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直接亲历者,我至今记得颁奖现场和颁奖后举行的散文论坛上人们异常激动的场面。长时间以来,散文界一直呼唤散文应该有个全国性的大奖。应该说,近些年散文界的各种评奖层出不穷,报纸评,期刊评,甚至电台、电视台也评,其名目繁多,目不暇接,或以什么杯,或以什么年,或以什么人名、地名,但没有哪一次能像这次被人们广泛关注。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主要的因素,我想可以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金炳华同志在给颁奖大会发来的贺辞中的话加

以概括：“冰心先生是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之一，是我们敬重和爱戴的前辈作家、散文大师。以她光辉的名字命名的这项全国性的散文大奖，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定会对今后我国散文创作的繁荣与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令人高兴的是，此次获奖作者中，既有成就卓著的年长作家，又有近年涌现出的新人和中青年作家，女作家也为数不少。奖掖新人、扶持青年作家，正是冰心先生倡议设立这项散文奖的初衷。我相信冰心先生也一定为此而高兴。”引文至此，关于这次评奖及这次评奖的意义，我想不用我再多赘言，读者都会明白。

但是，聪明的读者从上面两段话中很容易看出是非常矛盾的，即一方面对当前散文创作不甚满意，而另一方面却在评选一个具有全国性的散文大奖。那么，这两种意思果真是非常矛盾的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众所周知，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的散文创作出现了非常喜人的蓬勃发展的局面，散文阵地、散文队伍、散文理论和散文争鸣都有了长足的壮大与提高。尤其是进入到2000年前后，散文的热闹完全可以盖过小说、诗歌和报告文学。如果说这时的散文出现了群雄割据，或者说出现了东周列国的格局，我觉得是非常可取可喜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过去，我们不是一直提倡“双百方针”吗？现在，散文的这种局面形成了，人们应该欢欣鼓舞才是。可是，就绝大多数散文爱好者和散文创作者而言，他们还远不能适应散文的这种革命高潮的到来，他们宁可抱着传统不放，也不愿做一点创新或接受一点创新。相反，一些思维活跃的年轻散文家，或者从小说、诗歌、戏剧创作转型过来的散文家，他们在散文的探索、革命上的步伐迈得又快了些，从而使大多数散文爱好者和散文创作者对他们的行动产生怀疑和不解。基于以上两种因

素,散文界绝大多数人便开始试图找到一种双方都认可的散文标准,即寻找权威。当下的文人,基本上都工作生活在体制内,他们所认识 and 理解的权威一般总爱寄托于权威人士和权威奖项。其实,在我看来是完全大可不必的。因为,任何一种权威都是相对的,更何况操作权威的都是嬗变的人。

毫无疑问,中国散文学会首届“冰心散文奖”是具有权威的全国性的散文大奖。但对于广大的散文爱好者和散文创作者而言,在认真重视所评出的获奖作家和获奖作品的同时,也不必把这些作家、作品完全看做权威的方向和标准,我一直提倡文学创作的多样性,任何人都不是散文的神灵,也不是散文的偶像,大家所做的和所付出的都是劳动者的选择。只要是有益于人类的劳动创造,都应该给以尊重和致敬!

本套“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获奖作家丛书”是在出版《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获奖作家作品集》之后的又一成果。我们编辑这套书,既是满足获奖作家的迫切要求,也是满足全国广大散文爱好者和散文创作者的迫切需要。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套书视做第一辑,随着“中国散文学会第二届‘冰心散文奖’”评选工作的即将启动,我相信,第二辑、第三辑……也会在不久的将来纷纷面世。在此,我谨代表中国散文学会向过去支持学会工作和关心散文事业的朋友们致以诚挚的敬意!

2003年6月21日 梨花园

目 录

颠簸的记忆

- 都市三章 / 2
忧郁的孙犁先生 / 14
颠簸的记忆 / 20
那个寒冷的冬天 / 26
借书奇遇 / 30
一只胳膊 / 33
雪芳忆 / 40
嘎达梅林 / 43
三遇爆肚冯 / 47
栗子杂忆 / 50
学画小记 / 53
第二次考试 / 56
在去九寨沟的路上 / 60

没有开花的紫罗兰 / 63

日子留下的痕迹 / 67

青春季节的阅读 / 72

浪漫的丧失

忠诚 / 86

泡影 / 90

美丽的脆弱 / 95

浪漫的丧失 / 98

平安即福 / 101

寂寞不是一个漂亮的标签 / 106

简洁是最美的生活 / 109

素质的漩涡 / 111

如今什么都能开价 / 114

中年女人 / 117

不敢过中秋 / 119

枣的味道 / 122

橘子的悲哀 / 125

橘子因为什么红了 / 128

青楼与红楼 / 131

西瓜新闻 / 134

——都市走笔之一

如今流行打折风 / 137

——都市走笔之二

玻璃墙 / 140
——旁听手记之一

玻璃墙 / 143
——旁听手记之二

玻璃墙 / 146
——旁听手记之三

想像中的风景

复兴小镇 / 149
西门町印象 / 152
与石共舞 / 157
火龙果 / 160
细雨石林 / 163
大理两章 / 167
想像中的绍兴 / 173
西行三记 / 176
城市与河流 / 185
斯梅塔那大街 / 189
自行车咏叹调 / 193

体育的名字

体育的名字 / 202
大球和小球 / 207

- 挑战英雄乔丹 / 211
体育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 214
说松霞之恋 / 219
感慨“豪足” / 222
同情黑哨 / 225
关于“快乐足球” / 228
足球的激情 / 230
足球的眼神 / 233
足球的自觉 / 236
- 后记 / 239

颠
簸
的
记
忆

都市三章

棕色女人

那天下午头晕，我到公园去散散心，坐在湖边长廊的椅子上。阳光很好，湖边的几株海棠树的花开得正旺，微风拂过，花瓣轻轻地飘落着，花香便长了翅膀一样轻轻荡漾，格外沁人。我坐在那里看书，看了很久，打开矿泉水喝了口水，抬起头歇歇眼睛，才忽然看见对面不远处坐着一个女人。由于长廊九曲回旋，她坐在长廊拐弯的地方，靠着圆圆的柱子，不注意一时不容易发现。她的手里也拿着一本书，正在专心致志地看。身边也放着一瓶矿泉水，只是瓶子空着躺在地上，显然她来的时间比我还要久。

她大概有三十岁上下，不过看女人的年龄，男人常常走眼。吸引我的，不是她的年龄，而是她穿着一身棕色的套装，裙子下面的丝袜也是棕色的，甚至连鞋都是棕色的。而且，那一双皮鞋小巧玲珑，平跟，系带，衬托得身材很得体，甚至显得有些修长。可以看得

出,她化着淡妆,唇膏是棕色的,头发也染成了浅棕色的,就连挽着头发的丝带都是棕色的。也许,看到的浓妆艳抹的女人太多,这样一身棕色装束的女人见得太少,我的目光总是不由自主地落在她的身上,以至她都发现了我在注意看她,忍不住把目光也投向我这边来。

但这并没有妨碍她继续看她的书,我不知道她在看一本什么样的书,书很厚,会是一本文学的书?刚想到这儿,我立刻笑自己,现在,什么人还在看文学的书?还会像刚刚粉碎“四人帮”时以捧着本小说为时髦那样傻得可笑?不过,我真的很想知道她看的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什么样的书能让她这样着迷,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这里看了这么久?是健美是服装是出国还是股票的参考书?

看她的年龄,不大像是在校就读的大学生,会是研究生博士生?一般研究生博士生不会有那样多的时间化这样精致的妆。那么,也就不是为了复习功课跑到安静的公园来读书的学生了。那么是都市的白领?白领不会有这样的闲情逸致,而且一般到公园里来,白领也不会再穿戴这样一身笔管条直的职业装,她们会工作是工作休闲是休闲分得很清。

我猜不出她的身份,便去揣摩她为什么跑到这里来看书。不管她是做什么的,一般这样年龄的女人不会独自一人,尤其是到公园这样的地方来的,总该有个人来陪陪的,即使不是自己的男朋友,愿意来陪陪的骑士总会有的。那么,也许是吵架了,或是失恋了,不,不是的,要真是吵架或失恋,哪有心思化这样别具一格的妆?又穿着这样一身棕色漂亮的裙装,脸都顾不上洗了呢?

也许,什么都不为,只是和我一样,头有些发晕,天气又好,就想一个人到公园里来看看书。

这么想,总有些不甘心,生活已经够平淡的了,总希望能够发生点儿什么才好。发生点儿什么呢?我的心里像是惟恐天下不乱似的,竟希望她一时能有点儿什么难处,或心有千千结,正需要人帮助,或者要向旁人倾吐,不敢说我一定就能去英雄救美,起码可以走上前去助她一臂之力。但是,我敢肯定她脸上涌现出的一定不是高兴而是害怕,现在谁还关心别人的事情尤其是心事?陌生或莫名其妙的关心在某种意义上现在和贼心是同义词。

想想,自己也没有那种助人一臂之力的急公好义或怜香惜玉,其实实在是心里有点儿好奇心总在拱动,想知道她到底在看一本什么书,她为什么穿戴这样别致而又精致却独自一人跑到公园里来。我很想走过去,就像问一个熟人一样很随便很自然地问问她。但是这可能吗?

她会很警惕地望着我,好像我有什么企图似的,其实,我只是有点儿好奇心,或者还有一点儿说出大天儿来她肯定也不会相信的关心。

大概我的目光惹起她的注意,或者早已经引起了她的警惕,想避开我那她认为是不怀好意的目光,正在想离开这里换个地方接着看她的书。但是,她并没有离开,只是我小肚鸡肠的瞎猜了。那么,或者就是她其实和我的心思有相似之处,也一样的对我充满好奇心,奇怪我为什么一个人跑到这里来,到底在读一本什么书。而且,和我一样,也有着同样的一份关心,她也很想走过来,很随便很自然地问问我,然后聊上两句,然后再分别看自己的书,就像两股风遇到了一起,一起吹动起一枝树叶或一泓湖水,而后又各自飘向别处。这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风和风不会打架,不会戒备,只会给彼此带来拂动和凉爽,人和人不行吗?我越发一厢情愿地猜想,

她其实和我一样有着同样的心思，因为我看到她的目光也不时的如鸟一样落在我的身上，虽然只是倏忽一掠而过便惊飞跑了，并没有那样多的惊怕和猜忌。只是和我一样，她并没有走过来，她和我一样缺少点儿勇气。也许，这时候我只要站起来，她一定就同样站起来，向我走过来，脸上绽开的笑容和微风一起拂动，她把她手里的那本书递给我看，而我也把自己手里的那本书递给她看，即使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是说说刚才心里那些对对方可笑又可怕的想法，也是有意思的，肯定会引起我和她一样的大笑……

但是，一切只是我的幻觉。其实，事后我想，如果她真的走过来，也许会吓我一跳，就像我真的向她走过去要吓她一跳一样。脆弱的神经一时连接不起想像和现实之间的距离。阳光很暖，风很柔和，湖水荡漾着清清的涟漪，海棠花花香浓郁，花瓣轻轻在飘落，在风中跳着宛转的芭蕾。是读书的好时候，也是胡思乱想出场的好背景。

太阳渐渐在西斜，但阳光依旧很温暖，橙红色的光洒在湖面上，跳跃在我的书上。不知什么时候，我再抬头时，忽然看见她已经躺在长椅上，身上盖着一件米色的风衣，浅色和棕色相衬，是那樣的懂得色彩的搭配。她大概是睡着了，丰满的胸脯一起一伏，均匀如同湖中的涟漪，微风吹来的海棠花瓣有几瓣轻轻地洒落在上面。

下午茶

没想到喧嚣的市中心还有这样清静的地方。

天伦王朝饭店坐落在市中心，一位多日不见的朋友约我到这

里二楼的大厅来喝下午茶，想必是要清静些，好说点儿什么。

占满整个二楼的大厅，晚上是自助餐，白天是早茶和下午茶，利用率极高。高挑的屋顶直通楼顶透明的玻璃天棚，折射进来的阳光洒着乐谱一样柔和的光线，高高的棕榈树一枝独秀，象征志在必得地插向楼顶，挥洒着一点有些假模假式的亚热带风情。铺着镂花白色亚麻台布的桌子，星罗棋布地摆放在大厅里，干干净净如同等候舞会开始的村姑。最醒目的是大厅一角的高台上放着一架三角钢琴，弹奏者是个男的，拉小提琴和拉大提琴的都是女的，琴遮挡住她们的脸庞，看不见她们的眉目。他们合奏得有几分优雅，也有几分慵散，惺忪的音符散落开来，和着咖啡和着茶香一起弥漫在大厅的四周。

市中心车水马龙的喧嚣和嘈杂，下午时分的燥热和困顿，一切都被挡在外面了。

我们在大厅中间的桌前坐下的时候，四周还没有什么人，北京人虽然爱喝茶，毕竟没有英国人喝下午茶的习惯。况且，北京人讲究的是泡茶馆，要的是嗑瓜子甩毛巾板听大鼓词的那种热闹劲，难得这样的消闲幽雅。

两份红茶，两份西点，一个下午，唤回来往昔的日子，浓缩着许多的心情。安静的环境，让说话声都变得格外的轻，偌大的大厅里除了服务小姐柔弱无骨的脚步声，只有音乐在轻柔地荡漾。

当茶水续得有些淡了的时候，忽然发现四周的桌前已经坐了許多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仿佛一下子许多人对下午茶都感起了兴趣。每一张桌前的人们都在讲着什么，但说话的声音都很轻，谁也不知道谁在说些什么，只见嘴巴在动，圆的阔的长胡子的涂唇膏的性感的稚拙的，一张张嘴此起彼伏在动，仿佛彼此在看一部默

片的电影。

坐在远处角落里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子。她的孤零零和她的模样,引起我的注意。她长得很像儿子的一个同学,从高中到大学常到我家里来。不过,儿子他们还只是学生,紧张的学习,整天忙得脚后跟直打后脑勺,哪里会有闲工夫和闲钱跑到这里来喝下午茶?不过,长得确实很像,连穿的连衣裙的色彩和样式都很像。

坐在我们邻桌前的是刚刚来的一对男女,男的胖胖的,年纪不小了,女的矮矮的,小巧玲珑,年纪不大。他们坐下来放好提包就分别去了卫生间,然后要了满满一桌子的东西,哪里像是在喝茶,倒像是在摆宴席。

坐在钢琴旁的是四个老人。花白的头发,棕色的咖啡具,映衬得很分明。他们端咖啡时的样子,非常优雅,那是上个世纪遗留下来的姿势,是逝去的时光雕刻下来的姿势,不是能够学得来的,不是那种东施效颦端起咖啡只会跷起兰花指,除了造作,哪里去找得到那般悠长的韵味。

很快,那个孤独的年轻女子旁边就来了一个男孩子,和儿子一样年轻一样帅气的男孩子。他们开始了交谈,好像有着谈不完的话,谈得那样亲密,有时头碰头像蒜瓣一样聚在一起轻轻地笑,其余时间除了偶尔抿一口咖啡,就是在不停地谈话,好像他们到这里来就是谈话,咖啡只是点缀,即使全是废话也说得那样津津有味,滴水不漏地全部就着咖啡饮进肚子里。我真是充满了好奇心,想知道他们到底谈的是什么,却什么也听不见。

四位老人,两男两女,他们的话不太多,只是一边品着咖啡一边偶尔想起什么就说了起来似的,几个人的头随着说话的人在动,花白的头发像是电影里慢镜头风中的草轻轻在摇曳一样优美。似